

著 倫 均 董  
畫 插 涵 彥

# 河 灘 染 血



行 發 局 書 國 中 新

月 七 年 九 四 九 一

血染灘河

著者 董均倫

插畫者 彦涵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區聯光華書店)

北平 天津 濟南 開封  
瀋陽 安東 大連 哈爾濱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七月北平初版  
片張紙印一千本  
白報紙印一千本

近來常想多讀解放區的文藝作品，而苦於時間不夠。『血染灘河』在『華北文藝』第五期上發表，因為是中篇，一口氣便讀完了。作者問我讀後有什麼感想，並且告訴我，這篇文章就印成單行本，希望我寫一點意見，作為單行本的序。我並沒有很好的意見可以貢獻給作者，但作為一個讀者，自信是忠實的，既然作者誠懇下問，那麼，就說一說我的讀後感罷，這就是我寫這篇短文的來由。匆忙急就，只是些不成熟的意見，這也是要向作者和讀者們告罪的。

『血染灘河』表現了共產黨員及膠東人民的勇敢，堅強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在人民解放戰爭中，華東戰場曾經承担了極其艱巨的任務，鬥爭之英勇壯烈，史無前例，『血染灘河』所寫的不過是華東解放區之一角，可以說是很小的一角，然而已經使得我們深深地認識到：蔣匪軍和地主武裝（所謂還鄉團）如何殘暴而無人性，我們的贏得這次戰爭，曾經付出了怎樣的代價。而共產黨員的團結羣衆，堅持鬥爭，自我犧牲，前仆後繼的精神，則是膠東人民，也就是全國人民所以能發揮力量，最後打敗蔣匪而取得全國勝利的根源。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的解放是不可實現的。這一句話，已

請「血染灘河」

茅盾

普遍的真理，『血染灘河』就是現在已有的以及將來還要更多地產生的描寫這一個真實的許多文藝作品之一；在這意義上，『血染灘河』雖然不過是一個中篇，雖然它所反映者不過是偉大時代的一小片段，可是它有值得我們重視的價值。

作者的風格是樸素的。簡潔而生動的筆觸，配合着那樣可歌可泣的人民英勇的故事，給讀者一種莊嚴沉重的感覺。甚至在小說的後半，故事的發展已經從最艱苦的你死我活的搏鬥，發展到人民解放軍回師掃蕩，將匪軍被城滅的殲滅，龜縮的龜縮，還鄉團夾着尾巴逃地，一度陷於敵手的村莊重見天日，人民回到家園，——這樣的勝利的場面，作者還是不肯輕易流露可說的情緒，而在作品中繼續保持着莊嚴沉重的情調。作者之所以始終如此矜持，他的心情是可以了解的，但勝利的喜悅和復仇書憤、激風打垮反動統治的決心，這樣的高揚的情緒，如果用比較鮮明的色彩和激昂的調子表現出來，或者更能加強感動的力量。在這一點上，我們期望作者多加注意，——樸素的風格和錯綜多彩、波瀾起伏的筆調，是可以統一起來的，兩者不相反而相成。也只有這樣統一起來了，然後可免於單調和枯燥。這一點小小的意見，不知作者以為如何？

(一九四九、六月廿七、北平)



四軍騎馬趕上來，明昇兄的人刀在人羣裏直劈。

## 一 敵人來了

隆隆的大砲聲，由遠漸漸近了。國民黨匪軍向膠東人民解放區進攻，已經快到濰河治上。河西剩下沒轉移的聚眾，背着包袱的，抱着孩子的，牽牛的，拉驢的，慌慌張張，忙忙亂亂的，一羣一羣的往東跑着。橋上過不去這越來越多人羣。他們望着滾滾的流水，心裏乾急。一伏的滂雨天，使河水漲到一文多深。除了橋上再也沒法過去。河面上擠滿了人。子彈打到頭上。砲彈在河的兩岸爆炸着。轟起一片一片的烟霧和沙土。越來越低的飛機，拍拍地掃射。人羣像熱鍋裏的螞蟻，孩子哭，女人叫，鞭子抽着毛驢，一齊往前擁，有的擠下水去，後面的人在焦急的喊：『快走啊！來了！』

一個女人尖聲的叫：『看見了！看見了！』

在離半里地的地方，嗒嗒嗒嗒，國民黨匪軍用機槍掃射過來，很多人倒了下去，有的開始往水裏跳，匪軍趕上來，馬叫着，明晃晃的大刀在人羣裏直劈，人頭滾在地下，有的掉了胳膊，被刺刀戳穿的肚子，腸子，淌在外面，死屍一堆一堆的，血，積成小灣，流到河裏，轉眼間，河水變成紅色。

敵人過河以後，又放了一陣大砲，就並排的向東推進。

靠橋頭最近的就是曲家莊。

曲家莊離臨澗（縣）平（度）公路，只有半里來地，這裏好像座落在公路上。這裏離臨澗縣只有九十里。去昌邑城也不過十五里。

全村有一百五十來戶人家，新政權建立以後，他們鬥爭了漢奸、惡霸地主，才過着安穩的生活。可是平地起了一個霹靂，國民黨匪軍打來了！村幹部在十天以前，就忙着村裏的備戰工作，把要緊的東西埋了起來。有的人轉移了。當敵人過河的時候，村幹部、民兵，還有些老百姓，分開藏在高粱地裏，只有農救會長杜有的老婆，因為在月子裏，沒有走。

杜有和民兵曲立來、梁智、李在泊，藏在村西的高梁地裏，水打到膝蓋，使他們沒法蹲下，也不敢直起腰來，敵人在離開他們兩三塊莊稼地的道上過去，他們眼瞅着有一股匪軍正往自己村子走去。

## 二 進了曲家莊

曲家莊裏靜悄悄的，雞不叫狗不咬。街上連個人影也沒有。天上一層一層的烏雲，像要下雨。風吹的樹葉簌簌的響，村外稀稀落落的響着槍聲，有時還飛過嗡嗡的砲彈。家家戶戶都拴上門，躲在屋裏。有的婦女湊在一塊，有的人藏在草垛裏，轉移了的人家，門上寫着：「小心地雷」。國民黨匪軍進了村子，馬上解散了；立時雞飛狗咬，門「碰碰」地震，杜有的老婆和鄰舍家的七八個婦女躲在

炕上，吃驚地聽着外面的動靜，忽然，西隣的門響了，杜有家的趕忙把奶頭塞進要哭的孩子嘴裏，掉過頭來對桂花的娘說：

『你媽，打曲立來家的門啦。』

她又自言自語的說：『我下去聽聽。』

說着，輕輕的走到院子裏，避在牆根下，西屋的門被打開了，豬唧唧的叫，一個國民黨匪兵說：『你們把豬抬走，我牽牛。』曲立來他娘尖告着：『老總！俺就這一條牛，留給俺耕地吧！』

這個南方口音的匪兵，罵道：『媽的！老子要吃。』接着曲立來的娘瞭呀了一聲，她再沒有聽下去，因為有脚步聲朝這門口走，她趕緊跑進屋裏，說：『來了！』

他們嚇得直打戰，門在一聲震耳的響聲以後，給沖破了，兩個匪兵東張西望的走進來，一個端着槍，另一個拿着口袋，朝她們哇啦了幾聲，就翻箱倒櫃，把罐裏的米呀麵的都倒在口袋裏，揩走了。

接着又進來一大羣，剛才來過的那個匪兵吆喝着：『弟兄們，來吧，好貨啦，樂一樂吧！』國民黨匪兵哈哈的笑，女人們扭過頭去，朝着牆，淚掛在臉上。有一個匪兵說：『誰先來呀？』

說完，他拉着這裏面最年輕的桂花，桂花尖叫：『媽呀！』

他媽撲上去說：『老總！這是我的孩子，還不能，放了她吧！』

他一脚把她踢在地下，把桂花拖到裏間屋子去了。



• 4 •

桂花悲慘的哭叫着，哀告着。

下餘的匪兵齊擁上去，拉的拉，拖的拖，正這亂成一團的時候，街上的號擱了，國民黨匪兵趕忙穿好衣裳，跑了出去。

不大工夫馬蹄噠噠的響着，砲車壓着土發隆隆的響聲，過了一陣，一切都寂靜了。

傍晚時候，下起了小雨，立來的娘到蕎麥地裏送飯，見了兒子就哭起來，揪着衣襟擦着淚，說：『那些害人精把什麼都搶淨了。連個下蛋的鷄也抓去了。小標他爹也叫抓走了。哎呀，簡直不是「人」了，光咱街上的女人就叫糟踏了好幾個。』她拿眼望望兒子，說：『牛豬都叫弄走了。門窗也砸碎了。還把我打了一頓。』立來的眼睛直瞅着老娘，手裏底槍越握越緊，他恨恨地說：

『將來叫加倍的還。』

杜有問道：『走了沒有？』

『大隊是走了。還鄉團回來了。咱這的聽說是張黑子那個壞蛋領着。他們在汨衷團回不少的人。你們千萬別回去。看吃了虧呀。』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杜有說：『怎麼辦？家去是一定不成了。我看是有他無咱，有咱無他。』三個人不約而同地說：『拚了吧，還有什麼辦法？』吃過飯後，大家都同意去參加武工隊。立來的娘望着四個壯實漢，消火在黑地裏。雨越下越大，打在莊稼上滴答滴答的響，一陣涼風撲來，立來的

娘打了一個冷戰，她擦了擦眼淚，提著空罐子回家去了。

### 三 夜裏

天上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大家小戶的沒有牛點燈光照出來，管那裏也是漆黑的，遠遠傳來一陣一陣的狗咬。夜很深了，槍聲還冷落的響着，在這樣的夜裏，誰也沒有心思去睡覺。杜有家的點的火燈，就是把門窗堵着透不出來。她望望關沉的孩子，嘆了一口氣，朝四下裏看看，冷清清的，若是杜有在家裏可多麼好。她很掛念着丈夫。敵人到來已經三天了。她只聽曲立來的娘說，杜有去參加武工隊了。她很想知道他駐在什麼地方，好去告訴他，還鄉團已到家裏搜了三次了。張黑子那個三角眼的傢伙，會經用槍指着；問她男人在什麼地方，她想起婦救會長和曲德發的死，到如今頭皮還發麻。她聽了聽，村西頭的狗在咬，門外樹上貓頭鷹咕咕沙沙的叫。她小心地掀開一塊窗角，什麼也看不見，她有些害怕，忙又縮回來。坐了一會，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門環嗒嗒的響，她一下子醒來，有人在叫：『開門吶。』

她側耳細聽，雖然不是她男人，却也不是還鄉團，她爬到窗上問：『誰呀？』

一個男人的聲音：『是我，開門吧！』

她聽出這是區上的黃指導員，急忙下來把門開開，讓進院裏，她探出身子朝門兩邊看看沒有人，

只是從村西頭傳來不緊不慢的梆子聲，又拴上門，進到屋裏，點亮了那快要滅的油燈，黃指導員站在炕前，高個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帶着短槍，她好像見了親人一樣，熱情的問：「吃過飯了沒有？」

他一面往炕沿上坐，一面回答道：「吃過了。」

「指導員，你從區上來嗎？」

「現在我跟杜有都在武工隊上。他在那裏很平安。我來打聽一些事情。你在家裏受驚了吧？」

「可沒叫吓死。你怎麼敢來啊？沒有碰上還鄉團那些壞蛋？」

他親切的望着她說：「我躲空溜進來，沒有碰上。聽說這裏的還鄉團很壞，怎麼樣？」

她坐在炕上，小聲的說：「說起還鄉團，可寒死人啦，搶點要點還是小事，就是殺人可了不得。你認識前街上榮譽軍人曲德發吧？」指導員着急的問：「他怎麼啦？」她說：「那是多好的人，可是那一天早晨，日頭剛剛冒紅，還鄉團把莊裏人都趕到學堂的操場上，張黑子一手卡着腰，一手拿匣子槍，這陣誰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不多一會，幾個鄉丁架着曲德發，和俺的結救會長，走過來，他們已把他兩個打的滿臉是血，不像人樣了。曲德發嘴裏不住的罵，結救會長頭髮披散着，上身衣服也沒有了。張黑子吆喝着叫他倆跪下，他倆怎麼的也不跪，曲德發叫罵着：

「張黑子你這個漢奸！爲什麼跪你？我抗日犯法了？你搶人家的東西，強姦人家的閨女，你蒙着雞皮在這見人？」

「張黑子氣的滿臉淨紫，把曲德發打死了。」

「又吆喝婦救會長，說：『你爲什麼幹？』」婦救會長說：『我就看着共產黨、八路軍的道好！』

「『道好，就叫你一道去。』」

「婦救會長說：『殺我吧，你殺我，翻身的還是要翻身。你也活不長遠。八路軍會打回來的。』」

「她發瘋地要去撞張黑子，張黑子閃到一邊，說：『死就行了？還要叫你活受個罪。拿火來！』」

「鄉丁點過一把乾草，我不敢看了，轉過頭去，我聽着她婆婆放聲地哭，我一擡頭看見婦救會長  
的頭髮燒着了！她還是叫着，罵着。」

「那些黑心眼子，還不捨氣，又拉過兩條牛，把她腳上綁一條，脖子上綁一條，狠命的往兩邊  
打，硬把頭就這麼擰掉了。」

這時豆油燈上長滿了燈花，發着昏暗的光。她剔去燈花，淚水滴在手上，抬起頭來，望着指導員  
說：『你看那邊是些「人」？』

指導員忙問道：『回回來的人，不是還多嗎？只殺了他兩個？』

「別的都放了。因爲他倆一個是村幹部，一個是榮譽軍人，張黑子說，鬥爭都是這些人幹的，不  
該老百姓事。有的人就當是真的，把躲出去的，又叫回來，我看可不好。」

指導員臉上陰沉沉的說：『他們沒有幾天的行頭，咱們的大隊伍已經轉回來了！準備從後尾打蔣

匪軍，我們拾撥還鄉團，明晚上先警告這些傢伙。不聽話的自有辦法。」

他把還鄉團駐的地方都打聽的清清楚楚。

這時外面梆子正敲四更，他急忙的走了。

她把他送到門外，小聲的說：『你告訴杜有，叫他千萬小心，還鄉團已到家裏搜了幾次了。』  
夜，還是漆黑的，很快的已看不見他，她回到屋裏摟着孩子睡了。

#### 四 武工隊

簸箕掌是個僻靜的小村，全村統算起來也不過三十戶人家。這裏離曲家莊只十五里地。敵人的大隊過去以後，還鄉團只來這邊搶過兩次。都被武工隊打退了。這村沒有逃亡的地主、惡霸，一切還比較平靜。在這小村的東北角的土墩上，站着兩個放哨的。在下面一家草屋裏還駐着二十幾個硬漢子，他們就是這區上的武工隊。他們熬過了八年多的抗日戰爭，打過數不清次數的仗，有的受過傷，總算從槍林彈雨中爬過命來。日本投降了，他們多麼希望着和平！可是蔣介石匪幫逼着他們重又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家鄉。

幾天來，他們老是在白天睡覺，晚上活動。隊長李長清把縣上的指示傳達完，又在佈置工作，他說：『今晚主要的任務是到曲家莊去談話。根據黃指導員的了解，在曲家莊的偽鄉長非常壞，我們

應該去警告這個傢伙。」接着問道：

「誰去把信放進敵人的鄉公所？」

杜有毫不猶豫的說：「我去！」

隊長很相信他的機動勇敢，就點點頭說：「你去很好。」

這時候，天漸漸黑下來，他們撤回土墩上的哨兵，帶上大槍，別上手榴彈就出發了。

杜有走在最前頭，他想到指導員給捎來的口信，自己的老婆受驚，曲德發被殺，婦救會長的死，恨不得一槍幹掉張黑子。

不知不覺已走出六七里地，前面是一片窪地，在月光下，杜有看到一片一片的高粱地中間，有一條白茫茫的小道，他熟悉這地方都是水，就回過頭來小聲的對後面的人說：

「到水了。」

他們一個跟一個的往水裏淌，水嘩嘩嘩的響着，腳底下的泥又滑，當他們走出這四五里地的水，身上都濕透了。

他們走上前面的高墩時，這東西長，南北短的曲家莊就在眼前。村西頭的灘河好像一條白帶橫鋪着。

「叭叭叭」，李隊長朝村裏打了一排槍，敵人的哨兵打了一顆手榴彈，村裏的梆子聲立時不響

了。可是村中間那座高屋裏却斷斷續續的打槍。

指導員跟杜有說：『鄉隊就駐在響槍的高屋裏。他們晚上不敢輕易出來。鄉公所也不住人。不過，你也要小心。』

杜有和貼標語的兩個武工隊員到村裏去了。

指導員拿起播筒朝村裏大聲地喊道：

『父老弟兄們，人民解放軍又打回來了！你們不要灰心，國民黨匪軍快被咱們打垮了。』接着又厲聲地吶喊：『張云增你這個壞蛋聽着，別以爲人民解放軍沒有了，解放軍還在這裏，你若是再殺害老百姓，胡作亂爲的，你可就要小心你的腦袋。』

過了一會，杜有和貼標語的兩個武工隊員回來了。他們走到指導員跟前，做個鬼臉說：『你看這些雞蛋！』

指導員驚奇地問道：『那裏來的？』

杜有述說了這段事情，在指導員喊話後，他們經過後街上老鄉們偷偷地開開門，把熟雞蛋塞在他手裏，就趕快地家去關上了門。大家正被這事情感動着，放哨的武工隊員帶來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杜有最先認得她，走上去說：

『你怎麼來啦？』

她哭哭啼啼的說：『我偷着跑出來的。在家裏還能過？還鄉團那一天也到咱家裏去翻幾次。張黑子說，找不到你，就更槍斃我。』

杜有爲難的說：『這是打仗，你去怎麼行？』她坐在地下哭起來，說：『我不能回去，嗚嗚……我死在這裏也比在家裏強些！』

指導員望着隊長，說：『叫她跟着走吧？』

隊長點點頭，就帶着她和武工隊一道走了。

## 五 偽鄉長

第二天早晨，曲家莊出現了很多紅紙的標語，上面有的寫着：『蔣介石早晚要完蛋，還鄉團快覺悟！』有的寫着：『人民解放軍打回來了！老鄉們請放心！』等等，到處都是，有的老鄉走過頭去望了望，就很快地走開了。

日頭都老高了，鄉丁才來把標語刷去。

張云增剛剛起來，撒着鞋，斜靠在椅子上，嘴脣上浪濺地刁着一枝煙捲，掛鏡照着他那發腫的黑臉，誰見到這個臉孔，就很容易記起他的外號『張黑子』。

他本是曲家莊惡霸張剝皮的兒子，從小就浪蕩慣了，吃喝嫖賭，姦騙拐帶，無所不爲，日本人在



這的時候，他參加了偽組織『新民會』，當過偽保長，開過大煙館，日本投降後，他逃到灘縣，也跟其他的偽官員一樣，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

這次敵人進攻，他又跟着回來，當上了偽鄉長。

他從灘縣帶來的第三個小老婆，擺開大煙盤子，在圓燈上燒好了煙泡，按在煙槍上，雙手遞過去，張黑子就躺在炕上『吱吱吱』抽起來了。

剛抽了一個煙泡，門外有人喊：

『鄉長，在嗎？』

他的小老婆打開簾子，她看見是警衛隊長胡常非，就點點頭，叫他進來。

他開始報告街上發現了八路軍貼的標語。

末後把在鄉公所門底下揀的一封信，放在張黑子跟前。

張黑子抽完了煙，才看了看信，心裏雖然有點害怕，嘴裏還硬着說：『又是那些土八路送來的。』

夜晚上我聽見在莊外吆喝。可是那些夥子收齊了沒有？』

他想到發財、買官、漂亮姑娘、享福，把信上寫的叫他不要再傷害人，不要再向老百姓要糧通款，將來還可以寬大的事也不管了。

這時胡幹事說：『還有五十來戶沒交。桂花他娘的一百萬壯丁費，到現在也不交。』